

SUOYUE LOUHEN

罗超群 著

岁月留痕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岁月留痕

罗超群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岁月留痕 / 罗超群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643-1191-9

I. ①岁… II. ①罗…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7222 号

岁月留痕

罗超群 著

责任编辑	李保平
特邀编辑	李 静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35 mm
印 张	15.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191-9
定 价	4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目 录

第一篇 根 / 1

第二篇 家 / 3

第三篇 童年 / 23

第四篇 中学生活 / 41

第五篇 大学生活 / 93

第六篇 军旅生活 / 113

第七篇 公安与东汽岁月 / 182

第一篇

根

你是哪一府？

黄州府。

哪一县？

麻城孝感县，

高竿堰，洗脚河。

哪一年入川？

洪二年入川。

落于哪贝儿？

落于万县大二甲。

啥子地名？

落于崔家沟。

这首歌谣是我们罗氏宗族祖先于 1369 年从湖北移民到四川之后编唱的。据祖辈传说，四川本属不毛之地，人口稀少；又由于元朝只重武功，不求仁治，任意发动战争、残酷镇压人民、大批杀戮百姓，所以四川人口更少了。明朝朱元璋建国之后，为了把四川开发成为米粮之仓，故从湖广大批往四川移民，我们祖先就在其中。

我们祖先编唱的这首歌谣用词简明易懂，押韵易记，代代相传。至今，



虽已历经六百多年、几十代人，但在我的家乡，从耄耋之年的翁妪至三两岁的孩童，都会吟诵。

我记得在我不到三岁的时候，就从姐姐、哥哥那里学会了这首歌谣。每逢过年过节高兴时，我们都在一起乐意诵唱，唱得津津有味。因为当时我们这些生长在大山沟里的孩子，也不会唱别的歌，所以反复诵唱也不感到厌烦，反而觉得很有乐趣。有时齐唱，有时问答对唱。在小孩多的家庭，根本就不用大人教唱，小的跟大的学，从小就会唱了。从这首歌谣中，我们罗氏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世来历。根在哪里？我的根就在湖北省麻城孝感县高竿堰洗脚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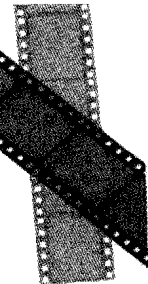
第二篇

家

我的家原来是一个贫苦的家庭。祖父罗国财是铁匠，叔祖父罗国发也是铁匠。到我父亲那一辈兄弟三个，父亲罗世乾，二叔罗世坤，幺叔罗世宣都是铁匠。到我们这一辈，母亲谭登珍共生了一个小孩，夭亡了两个，大哥罗常福，二哥罗常禄，三哥罗常寿，我排行老四，名叫罗常喜（参军后改名为罗超群），五弟罗常智，幺弟罗常海，还有大姐罗常珍，二姐罗常玉，幺妹罗常梅。我们家有个规矩，铁匠手艺传男不传女。我们兄弟六个，除我之外都是铁匠，孙子辈也是铁匠，所以我们罗家可称为铁匠世家。

我祖父同我祖母邓氏结婚之后生有四个姑娘、三个儿子。我祖父虽然铁匠活做得很好，但只靠一人工作养活九口人，家庭生活是十分困难的。家里只租种了一点山坡地，祖父则带着一个或两个大的男娃去打铁，还剩下老少六七口人在家里窝着。租种的一点山坡地基本上就是荒着，撒下种子以后就无人管了，地里的草长得比人还高也没有人动手去锄一锄，更谈不上给庄稼施肥、浇水等。一大家人宁愿蹲在家里饿着肚子等着祖父买粮回家下锅做饭，也不愿意设法把地里的庄稼侍候好，多打点粮食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做铁匠活也有淡季，遇到淡季，活少挣钱就少，买不起米，就只能买点杂粮，如豌豆、胡豆之类的东西，回家搞豌豆羹羹或炒煮胡豆吃。所以那时候家里经常是缺粮断顿儿，处在半饥半饱的穷苦状态之中。

我父母结婚之后不久就分家出来自己过。分家时祖父只给了父亲五个小钱和一口小铁锅，其他什么也没有。分家出来时，父亲的铁匠手艺尚未学成，只好租种些山坡地，勉为生活。挨饥受饿，习以为常。后来父亲找到了刘其祥铁匠为师，学徒三年，勤学苦研，铁艺竟成。从那时开始，父亲卖艺，外出打工，母亲在家中领着子女种地。父母双双勤勉、省吃俭用，苦干了好几年，才开始有了节余。于是就租种了当地大地主唐四老爷的一



片水稻田，地名叫小湾，租子是十担。母亲很能干，她在家领头干，父亲仍在外面打工卖艺。母亲雇了一个长工，外公谭荣畅也在我家帮忙。母亲和外公领着大哥二哥、大姐二姐一帮孩子和长工，把水稻田和旱地都耕耘得很精细，年年丰收。过路的人看到长得绿油油的一大片水稻田，无不称赞地说：“这个女人真能啊！”

我是1927年10月4日（农历丁卯重阳）在小湾出生的，两岁多时，我的家就迁徙到谭家山鹞子崖去了（离小湾只有三公里远，同属大兴场一个保管辖）。我在鹞子崖居住的时间很长，从两岁多直到1949年12月我离家参加革命为止，一直是以鹞子崖为家。我在大兴小学校初小毕业后，到培文小学上高小，到万县大公中学上初中，到万县师范学校读高中，到重庆上大学。或是每周一天假日，或是隔周两天假日，或是半年一放的暑假、寒假，我都乐意回到我的鹞子崖那个温馨的家。那里有疼爱我的父母，有兄嫂姐妹和弟弟等亲人；那里的乡间小道、坡坎田园都十分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倍感亲切。

鹞子崖坐落在四川省万州市葵花寨一座大山顶上的一个山湾里。山湾呈撮箕形，坐西朝东，旭日东升，经常可看到日出的美景。南、西、北三面都有小岗围着，岗上松柏成林，四季常青；岗坡上是旱地，形成南、西、北三面一条带状坡地；岗下是一丘连着一丘的水稻田，形成南、西、北三面一条带状平展的水域；往下走又是围着南、西、北三面的一条带状坡地；再往下走就全是一丘连一丘的水稻田了，形成一大片水域。山湾从西向东延伸出去约有一千多米，从南到北也约有一千米。在箕口处是断崖绝壁，峪深万仞，人兽无法攀缘，只有鹞子、雄鹰筑巢其间，故地名曰鹞子崖。在绝崖北端有一个半天生半人造的山洞，据说是富人用来躲避土匪兵灾的。在山洞门前有一个一米宽、三米长的小走廊，离崖上约有二十米高，走廊边沿用条石砌有半人高的栏杆。进入山洞的一条路是用绳索将人或食用的物资吊下去，然后由走廊上进入山洞；另一条路是一条与走廊平行相衔接横着的石缝，可容一人匍匐到走廊上再进入山洞。我的二哥、二姐、嫂子和小妹割草时都进去过。洞里空间有三米多高，面积有两三间房屋大。里面还有股泉水，喝起来瓦凉瓦凉，甜丝丝的，可供饮用。断崖绝壁的南头有条小毛径，二哥、三哥他们经常爬上爬下，可我只走过一次。那是在我九岁的时候，学校放暑假，一天下午我背个小背篓跟着二哥、三哥去割牛草。去时是翻过我家屋后小山梁再折向东从山冲里绕下山去的，然后又

向南横绕到断崖绝壁的底下。由于下山时在半途中有很多放牛娃汇集到了一起，南天北国地胡扯，话多，说个没完，耽搁了两个多小时。等割满了一背篓牛草，天就快黑了。如果按原道绕回去，那回家就太晚了。于是二哥说：“我们抄近路从小毛径爬上去吧。”二哥在前，三哥在后，把我夹在中间。有好几处崖坎根本没有路，靠我自己是攀不上去的，二哥先攀上去，拽着我的手往上提，三哥在下面用手把我往上推，他们俩连拽带推，硬是把我送了上去，然后三哥再爬上来，我们就这样一节一节地往上爬。但有的地方有小径，我就可以自己走了。因为总长只有七八百米，所以很快就爬到了我家的红苕地——二垱。上面有路可寻了，离家也只剩一千多米了，天刚黑我们就到家了。

在西面岗下盖有一排七间草房作住屋，坐西朝东，两边有厢房，左侧是猪圈，右侧是牛棚。房后是块坟地，靠房后坎上栽有许多翠竹，成林遮阴。左侧猪圈后面是一块很大很平整的旱地，栽有许多桃树；右侧牛棚后面，在两丘水田的旁边除了我家的一块菜地和爸的铁匠铺外，还有一块大的旱地，也栽了许多桃树。草房冬暖夏凉，住在里面挺舒服的。鸛子崖住的都是独户人家，也是个典型的乡村农民居家之所。环境幽雅，清静宜人。平时很少有人造访，但可听到左右岗上邻居和隔沟相望对面山上人家的鸡鸣犬吠之声，居在其中真有“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感觉。

我的家园四季都很美。旱地轮换种着玉米、高粱、麦子、油菜、豌豆、胡豆、白豆、绿豆、黄豆、红苕之类的农作物。全垱所有坡坎、地角、坟空地都栽有许多桐子树、李子树和翠竹。春天到了，大地回春，生机盎然，万物吐绿芽。桃花、桐花、李子花、豌豆花、胡豆花、油菜花争芳斗艳，全垱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还有松柏、翠竹常青，旱地里的麦苗、豌豆苗、胡豆苗点缀其间，再衬托着一丘连一丘的冬水田，组成了一个美丽的花园。我家男女老少都在这花园之中忙碌地耕作，有的赶着牛儿犁田，有的育秧苗，有的松土锄草，还有的在播种，看上去就像一幅极美的《春耕图》。夏季到了，稻子、高粱、包米都长得禾高苗壮，全垱都是一片绿油油的颜色，身处其间，我感觉我的家园完全处在一片绿色海洋之中，晨风吹来，荡起千层绿浪，真够美啊！秋季到了，是农民大收获的季节。金黄色的稻谷望不到边，铺满了大半个山垱，我的家园又好像是在金色海洋之中，真是太美了。我家房檐下从南到北密密地挂着一排排玉米棒子，从房檐到地上，三米多高，像合抱的大圆柱子似的，黄灿灿的好看极了。又是个丰收

年，全家人欢乐开怀，享受着丰收的喜悦。到了冬天，鹞子崖又是一丘连一丘的冬水田，形成一片汪洋水域，清澈见底，居住其中又好像是在江南的水乡。特别是当冬天晴空万里，水天一色，晚霞飞天，有一两只孤雁在空中翱翔觅食的时候，这番美景，不正是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描写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丽景在我家园的重现吗？所不同的只有两字之差而已，那就是“落霞与孤雁齐飞，冬水共长天一色”。

鹞子崖是大地主谭营长的产业，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回家后当培文乡乡长，大家都叫他谭营长，他的真名却很少有人知道。此人做事非常跋扈，为人也贪婪刻薄，引起极大民愤，土改时按恶霸反革命罪被镇压枪毙了。鹞子崖原来是十担租的田地。在我家租种之前由一个姓莫的农户租种，因土地贫瘠，每年的租子都交不够。我家租种之后，人手多，有父母、三个哥哥、一个嫂子、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和我，还雇有一个长工和一个跟父亲学艺的徒工，共计十三口人。我们改良土壤，精耕细作，把两块较平的旱地改造成了水稻田。我家饲养了两头牛、五六头猪，把榨油的桐子饼、菜子饼都做了肥料，还经常买山民的粪肥、草灰、桐子饼、菜子饼等做肥料。由于肥料施得多，土质也变肥沃了，水田和旱地的庄稼都长得很好，产量很快就增加了一倍多。地主看我家收成好，不仅年年要求交满十担租，后来还加了一担租，变成了十一担租，这就是地主贪婪本性的表现。虽然我家每年要向地主交满十一担租谷，但由于我家种得好，还能够剩下一半谷子，还有旱地上的收入也颇丰，所以我家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靠务农所得。

我父亲年轻时外出打工，到过宣汉、万源、广福场、梁山、广安、岳池等地。他的铁匠手艺活很好，冷作、红炉都会干。当时是在一些地方上开办的武器制造小厂里干活，主要是制造步枪、火枪之类的小武器。集体工作的熏陶和对外界的见闻，使他开了眼界，见了世面，就这样他在外面闯荡了十多年。父亲虽然没有出过川，没有到过更远的地方，但一个在封建制度下生活过来的地地道道的农民来说，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母亲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你爸年轻时在外地打工回家探亲，常常穿着很行世的衣服，打着洋布伞到田地里去看庄稼。”这件小事说明，父亲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已经比较开放。后来我离家到外地读书，婚姻自主，参加革命工作等，他不仅没有阻拦过我，而且还积极赞同和支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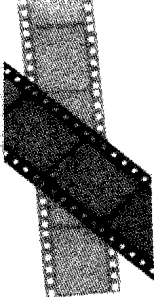
我父亲约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外出打工了，只在家里或到附近的大兴

场、王场两个集市上去赶集打铁。农村乡场都是三天一集，王场赶一、四、七，大兴场赶三、六、九，不逢集的时候，父亲就在家做农活，早晚打铁。农忙季节他也不赶集，在家里做农活。后来到冬天农闲铁匠活也少的时候，父亲就买菜子、桐子、谷子做油米生意。做油米生意就是把在王场、大兴场集上买回来的菜子、桐子榨成油，谷子打成米，然后挑到分水镇上去卖。分水镇离我家有三十多里远，来回七十里路。因为分水镇位于公路边上，在那里卖，差价大些，能多赚钱。父亲带着长工、徒工和我的三个哥哥，六个人天不亮时就从家里挑着担子走，晚上天快黑时才能返回家里。有的时候如果卖得不顺，出手晚了，要到深夜才能回到家中，实在是很辛苦的。

父亲一生勤劳，舍得拼命苦干。除了干铁匠活，他还自制一些石匠、木匠用的工具。他利用冬天农闲不赶集打铁的时间，带着我的三个哥哥和长工、徒工一起造地。我家岗坡上原来都是一些很大很多的石头，只在大石头间有一些零碎的小块地。父亲经过几个冬闲的大干，把大石破成条石抬到岗底边垒成很高的保坎，小石头就填充坑凹，在上面再垫上一米多深的泥土，硬是把石头坡改造成了一大片比较平坦的生地，又经过猛施肥料，在第三年就变成了一大片肥沃的旱地。苞米长得尺多长，又粗又大。我家做酒，酒糟可喂五六头大肥猪。父亲在家总是闲不住，家里用的农具，铁工活、木工活用的工具都是他自己制造和修理。父母省吃俭用，逐年积攒，新中国成立的前几年买了十七担二斗水稻田，这是我父母的毕生心血所聚。

我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过红军的故事。1935年，就在我们鹞子崖前面山沟里过过红军，是大部队。红军走的方向是奔骆子城，往川北去的。红军在龚家山攻破了大地主金家楼子，将缴获的粮食钱财分给了穷苦老百姓，叫做“吃大户”，附近居住的穷人都向金家楼子涌去。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共产党、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父亲也不懂。他当时想买一点土地自己耕作，不向地主交租，也不受地主的气，所以还是买下了田地。

我的父母一生勤劳，干活泼辣，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他们为人正直忠诚，表里一致，不存奸心，并乐于尽己所能帮助别人。虽然土改时父母被评定为富农，但父亲的人缘很好，他的表现也一直都好，1958年经群众评议、政府批准，父亲就被摘掉了富农的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



虽然父亲也受到了批斗，不过只是听批斗，没有吃什么苦头。我母亲因性格犟，看不惯的她就多说了，这样她就得罪了一些人，故在批斗中吃了不少苦头。我父亲于1970年因病逝世，母亲于1976年因年纪老了怕冷，晚上睡觉在床上烤烘婆发生火灾而惨亡。

我离家四十多年后，于1990年第一次回家到父母的坟地上去看了一下。当时我心有所感，写下了一首诗：

想念亲人

花甲有三思故里，
还归乡里已全非。
骨亲邻友多皆故，
夜冷月寒添痛悲。
空岗山湾人鸟静，
天伦乐趣何方飞。
欲寻无处空悲泣，
自顾鬓发均雪灰。

又过了十六年，我于2005年秋天回到我的老家——大兴场。这次回去我所看到的大变了样。大兴场原来是个乡的行政机构，现在改为大兴村，属于分水镇管辖。现在这种改变减少了一个行政层次。原来是：重庆市、万县市、分水区、大兴乡、金狮村，共五个层次；现在是：重庆市、万县区、分水镇、大兴村，共四个层次。这不仅是精简了人员和机构，为国家节省开支，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率。就大兴村来说，领导班子全部换了，都换上了一些年轻人，有朝气，办事效率高，不瞎管乱管，经济发展有了新气象。十六年前我回去那一次看到的是：我离家四十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大改变，我读书的母校——大兴小学仍然在原来的破庙里，大兴场街道都是稀泥路，房屋除了个别的盖有简单的两层楼砖瓦房外，绝大部分还是原来的小矮房。农民兄弟除极个别的盖了两层红砖房，绝大多数还是住着新中国成立时分得的茅草屋或破瓦房，看来生活还是很苦的。到我家金狮村的道路虽然修了一条农村的基埂道，但都是稀泥，无

法跑车的。十六年后我回家所看到的可不一样了，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从德阳出发到重庆，由重庆到涪陵，由涪陵到万州区，坐的都是高速公路汽车。在路上的时间短，道路又平坦，真正舒坦极了。由万州区到分水镇，由分水镇到大兴村，或到培文村，都修了水泥路，连到我的家金狮岭也是修了水泥路的。大兴场街道扩宽了，两边原来的低矮房全都不见了，两边盖的都是四五层的楼房，有的外墙还贴了瓷砖，还有自来水，下水道，电灯、电话、手机、闭路电视都有，完全城市化了。我的母校——大兴小学的破庙已经没有了，学校已经搬到街的北头山梁上，新盖了很大一座校舍，都是三四层楼的，外墙都贴有瓷砖，体育场很大，还打了水泥地，并且已经是一个初小、高小都有的完全小学。农民兄弟的住房现在都已经变成了二至三层的红砖瓦房，原来的茅草屋和破瓦房基本上都没有了。农民现在外出打工的多，做生意的也多了。即或是仍在家里务农的人，聊起天儿来，他们都说：“温饱，吃饭、穿衣都没问题了，只是挣钱多少不一样。”拿我们家里来说，从我父母亲以下，已经是几十家一百多人了。其中有发家致富的，例如我的侄女罗洪素同侄女婿杨德明结婚之后，他们一直在大兴场做生意，先是卖布匹兼打缝纫，还卖一些食品，后来做农杂及电器生意。他们的买卖在大兴场来说是做得比较大的，因此他们俩赚钱盖了两个门面的四层楼房，第一层做买卖店铺，第二层住家，三层四层还空着。他们家可以说是已经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了。他们住的是三室一厅，另有厨房和饭厅，还有卫生间，卫生间除有蹲式、冲洗式便池外，还装有淋浴及浴霸，配有洗衣机；客厅很大，内有闭路大电视机、大沙发及茶几、座机电话等；客厅的装饰吊灯及卧室的照明灯都是时尚的；烧的是罐装天然气，卫生间和厨房都通上下水，夫妻俩都各有手机，他们有个儿子在天津市建筑学院学计算机专业，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大城市里的人没有两样。

另一家发家致富的是我二哥罗常禄的孙女罗玉梅，孙女婿叫唐绪月，他们一家是搞房地产开发的。大兴场上的一些楼房和小学校的校舍及一些农民住的砖瓦房都是唐绪月承包盖起来的，罗玉梅还在她住屋的楼下开了一个杂货店。所以他们夫妇俩也赚了一些钱，生活也富裕了。还有我侄女罗洪碧和她丈夫莫乾余在山东省开砖厂，侄儿罗洪兴同妻子方淑芬在大兴场上也开了个服装食品店，侄儿罗洪德同妻子谭祥翠及女儿女婿一家四口在分水镇开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榨油厂，还有当中学老师的，在军队工作的，在外地打工的。这些人家里的生活都是比较好的。其他即使在家里干农活

也能达到温饱。我的老家一百多人，没有听说有一家穷得没饭吃的。

我这次回家曾在万州区市里住了几天，游览了万州市容，感觉变化更大。万州区是三峡水库移民的重点地区，三峡水库全部竣工后，原来万县城的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环城路、胜利路、百步梯、营盘、教场坝、沙河子、五梁桥、万二桥、万安桥、万州桥等地都将被淹于江水之中，实际上原来的万县城基本上都将成为三峡水库上出现的大平湖的一部分。旧的老万县城只剩下了高笋塘、西山公园、天生城等处的一小部分，而且高笋塘下面的车坝广场、西山公园靠江一面、天生城山根底下都将成为万州区城市的沿江公路的组成部分。现在的万州区城市把旧的万县城的老房都拆光了，把城市往上提升迁移了，形成了龙宝、天城、南岸三大片，万州城长江东西两头修了两座飞架长江南北的公路大桥，把原来的万安桥拆除之后，又在高笋塘至天生城山根底下重建了一座更大的新万安桥。这三座公路大桥把龙宝、天城、南岸三大片城市联结了起来。为了节约土地，盖的房子很多都是十多层的。街道、公路都拓宽了，也平展了，没有以前那样总是爬上爬下的坡路了。生活在以前那样的城市感到很累，现在平展多啦，无论是走路还是坐车，都感到很舒畅。万州区的城市建设也注意了休闲广场、菜市场、商店、学校、娱乐场所、环境卫生、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高速公路、铁路、飞机场、码头都已通车通航，虽然到处还在大搞建设，但万州区的城市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万州区将成为一个以水陆空交通为枢纽的现代化的出川口岸的重要商埠。

这次我回家，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到了我的老家，一些新的政策都得到了落实，老百姓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我还写了《祭父母文》到双亲坟前进行了奠祭。

祭父母文

哀哀父母，儿孽深重。时运不济，命途多舛。际“文革”期，多难之秋；逢“四人帮”，横行之时。天昏地暗，善良受压，欲言无语，有丧难奔。遽闻噩耗，如雷轰顶。父因沉疴而歿；母遭火灾惨亡。淌泪涟涟，湿透衣襟，潜流暗拭，惧人知闻。乌云压顶城欲坠，岂敢越雷池一步。嗟乎！前回省亲，遥望暗悼，未得趋前，跪拜奠祭。而今，万里晴空，阴霾荡尽，撰此祭文，述儿衷肠。

呜呼父母！寿年耄耋。生十一子，六子三女，家贫缺医，二者夭亡。

父母劬劳，书不胜书。哀我父母，命途坎坷。初婚之时，父艺未成，租种山坡，勉为生活，挨饥受饿，习以为常。父后觅师，学徒三载，勤学苦研，铁艺竟成；而母居家，携子和女，苦苦撑持，三年有余。自此伊始，父亲卖艺，外出打工；母仍种地，养育子女。双双勤勉，苦干数年，省吃俭用，始有节余。租种大田，母领头干；父仍打工，逢场卖艺。经十余载，家境遂宽，儿女成群，仅足温饱。忆伤心史，儿肠寸断。

敬我父母，为人真诚，表里如一，不存奸心，尽己所能，乐于助人。教育子女，诚实做人，洁身自爱，务各为良。父母待我，尤胜兄妹，送我上学，望我成材，时运不济，辜负厚望。思我父母，恩重如山。父母贤德，昊天日月。父母之恩，涌泉难报。今日家奠，尽此一觞。呜呼！尚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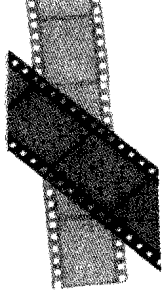
儿 罗超群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我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弟弟都先后跟父亲学会了铁匠手艺。大哥一直以打铁为生，其他四兄弟都是又打铁又务农。大哥曾被国民党抓去当过两次壮丁，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了两三年兵。抗战胜利后，他就跑回家来了。他回来时我记得正好是过年，全家人在一起吃过年饭，都很高兴。第二次被抓是国民党挑起打内战的时候，当时他正在打铁，他抡起大铁锤，谁也不敢近身，他就拿着大铁锤逃走了。第二天父亲到王场赶集打铁，被抓到培文乡公所关起来了，要我家拿大哥去换，才能释放，所以大哥只好自己去了。大哥当了一年多兵后，新中国成立了。大哥要求回家，解放军发给他路费，他就回来了。

我大哥结婚很早，可能是十六岁就结婚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姓唐，结婚后不久，她就带着我大姐离家出走，把大姐哄骗到万县城里卖给一户有钱人家当丫头。大姐当年只有十二岁，在那户有钱人家干了七年多。大姐老实、勤快又听话，那户人家的老两口待大姐很好。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农历年以后，老两口准备回老家，就给大姐找了个对象，叫郑少卿，是拉人力车的，替他们简单地操办了婚事。到了1947年秋天，父亲的一个熟人在万县城里碰着了大姐，父亲听说后，问清了大姐在万县城的住址，马上赶到万县城，按址寻去，才找到了大姐。

1947年冬天，大姐和少卿一起回家探亲来了。那晚大团圆，全家人都喜笑颜开。吃晚饭时，两张大方桌拼在一起，大伙围着坐，边吃边谈，各



问长短，各诉衷情，笑声连连，话语绵绵，真是开心极了，是我家从未有过的欢乐气象。这正是叙天伦之乐，其乐融融也。

母亲得知大姐已怀有身孕之后，就让父亲从集市上带回来了不少布料和绸子给小孩做衣服，其中还有给大姐做衣服的两件衣料，都交给了大姐。大姐手巧，针线活好，于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碌着给小孩缝制起衣服鞋帽来了。母亲白天要下地干农活，晚上也帮助裁剪缝制。过了 1948 年元宵节之后，少卿先回去了。因为给小孩准备的东西还有好多没有做完，少卿走后大姐在我们家又呆了三个多月。农历四月底，给小孩准备的东西都弄好了。端午节的头天傍晚，少卿接大姐来了。过完端午节的第三天清早，由大哥、二哥两人用滑竿抬着大姐送到分水镇，然后再雇滑竿送到万县城家里。当时，一定要把大姐送回万县城里去分娩的原因，主要是父母考虑到如果在我们家分娩，万一出现问题怕找不到医生。因为当时在我的家乡，方圆五六十里内连一个像样的中医都找不着，至于西医更是自古以来就没有过。在我们大兴场上只有一家中药铺，但没有真正懂得医道的医生看病。一般老百姓有了病，都是按照祖传的偏方自己挖上几位草药煎水喝了出出汗也就算了。如果治不好，没有钱的只有挺着等死。有钱的人家只能到场上找那个中药铺老板或找唐四老爷开个方子。其实这两个人都不是真正学过中医的大夫。中药铺老板只是懂得些药材的药性，他给病人号脉完全是装腔作势骗人的，根本不懂脉搏的浮、沉、池是什么，脉案怎么下也不懂。他有治感冒的方子，是从医书上抄下来的。有时碰对了吃一两副药就能够治好，对于其他的病，他看不出来就乱开方子，没有治好的。人死了，也就是糊里糊涂地死去，到底是什么病，根本说不清楚。至于唐四老爷，他是学武的童生出身，对于跌打损伤还明白一些，但对中医内科他也不懂。他只是看了一些中医书籍，记得了一些方子，但对于号脉也是不甚解的。不过他可能比中药铺老板要好一点。但他既不是坐诊中医，也没有开中药房，只是当地一些头面人物，或与他有来往的认识的熟人求到他时，他能出个方子，他是义诊不要钱。对一般老百姓他是不给看病的。鉴于上述求医难的情况，所以父母一定要把大姐送回万县城里分娩。在那里中西医都有，如果分娩出现了意外，可以就地找医生。

到了 1949 年，国民党政权极端腐败，贪官污吏多如牛毛，遍地都是，已经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乱发金圆券，造成通货膨胀，经济全面崩溃。当时万县市面，同样多的钱，上午能买一担米，下午就只能买五斤干面条。

人民简直无以维生，怨声载道。大姐、少卿和小孩三口之家在万县城里已无法生活下去，于是带着家小回到了少卿的老家广福场，但生活仍然极度困难。据二姐说，少卿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了革命，被国民党特务追捕，因无处躲藏而钻入烟囱窒息而亡。大姐闻信害怕，带着孩子逃了出去，因无法谋生，只好改嫁，同一个姓邓的男人结了婚。新中国成立后大姐同姓邓的男人带着小孩还回来过一次。

父亲治家很严，自己能够以身作则，不抽烟、不酗酒、不嫖、不赌、不贪图发横财，老实忠厚做人，他要求子女也要做到。我们弟兄姐妹共九个，只有大哥胆大包天，竟敢违背父亲的家规，大哥抽烟，还赌博。大哥赌博大概是在 1936 年农历正月初一那天。早上起来全家吃汤圆，饭后，父亲叫大哥、二哥、三哥和徒工一起带些香烛纸钱到青云山庙上去敬香礼佛。我也跟了去，当时我只有九岁，还是个不太懂事的小孩，因为我觉得到庙上去烧香好玩，就跟他们去了。

青云山庙是我家乡最大的一座佛庙。进山门两边塑有三米多高的哼哈二将和千里眼、顺风耳四座大佛像，面貌狰狞可怖，我初次看到挺害怕的。进入第一层殿堂，正面上首是翠云宫，供的是地藏王菩萨，旁边是掌案判官、无常二爷、牛头马面等鬼神。两厢是十二森罗殿，里面供有阴间天子十代冥王，即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仵寂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转轮王等，还设有多种酷刑，每殿都有掌案判官和司刑小鬼，十分恐怖，以警示世人要多做善事，不要做坏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时我看了非常害怕，紧紧拽着二哥或三哥的衣服躲在他们的背后不敢看。

其实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鬼神，所谓鬼神，其实就在你心中。因为你做坏事，坑害了别人，心中不坦荡，终日感到不安。在你做坏事之前，你必然要绞尽脑汁想出狡诈狠毒的手段，去达到你发横财陷害别人的目的。做了坏事之后，你会老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怕暴露了，怕人发现了，怕受到法律制裁了，怕坐牢或枪毙了。不会有舒心的时候，心中总是有鬼，精神就无法集中。不做坏事多做善事的人，心中总是坦坦荡荡的，所谓“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心平而长寿，就是这个道理。在现代的世界，科学十分发达，已有很多事实和科学实验证明，鬼神是根本不存在的。

从地藏王菩萨背后的两侧上四五级石梯有个平台，平台的一面是进入